

崇川区对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已近7年

让残缺的“花朵”也能美丽绽放

本月底,南通特殊教育中心培智部学生晓天、晓清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他们曾接受过4年“送教上门”服务。“送教上门”队伍目前由特教中心教师团队承担,他们努力让每个残障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日下午,记者跟随项目组老师走访残障学子家庭,用镜头记录送教老师关爱重残孩子的感人瞬间。

孩子点滴进步是最大动力

“晓凡,数一数有几只斑马?”当天下午2点许,南通特殊教育中心教务处副主任沙莉莉和同事管倩驱车来到市开发区,上门为7周岁的自闭症孩子晓凡上一堂数学课。桌上放着两只斑马模型玩具和两只小猫模型玩具,管倩耐心教晓凡数数。沙莉莉告诉记者,这堂数学课要让晓凡学会数“2”。

2014年9月,南通特殊教育中心启动“送教上门”项目,为部分因生活不能自理等原因,而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个别化教育和康复训练。

2016年12月,崇川区教育体育局和崇川区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崇川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负责该区特殊教育工作,包括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自2017年以来,指导中心先后将65名残障学生列为送教对象,现除了已到特教中心或普校就读、毕业和因病去世的学生外,还有送教学生34人,其中包括10名市儿童福利院的残障孩子。

沙莉莉说,每次送教有计划、有准备,实施个别化教学,送教内容以学科知识、生活技能为主,每个对象每月送教2次,每次不少于3课时,“孩子的点滴进步,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送教团队梯队扎实专业强

2017年1月,崇川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依托南通特殊教育中心,采取自愿报名与学校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精选了30名优秀教师,分为11个送教小组。其中,既有从教二三十年、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也有具备先进特教理念的青年教师;高级以上教师10人,1人有护师资格证,4人参加过全国或市级心理咨询培训。

沙莉莉介绍,“送教上门”是目前最主要的送教方式,实施精准送教,以“一对一”或“多对一”送教到人、送教入户,为送教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和训练。每个对象每月接受上门服务不少于2次,每次2课时,每学年不少于40课时。再以电话回访为辅助,做好过程性评价,及时收集文字、图片、影像资

料,建立送教上门档案。

“另一种送教形式是送教进机构。”沙莉莉说,邵云名师工作室10位老师主动承担了市儿童福利院的送教工作,“10位老师一对一服务10个残障孩子。”沙莉莉介绍,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不能入户送教,但送教工作并未停止,老师们录制了多节包括如何防控疫情、居家康复训练、生活自理和劳动技能培养、简单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微课,运用网络对孩子和家长们进行远程送教。

为了提高整体送教水平,崇川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组织老师参加“省特殊儿童诊断与评估培训”“ASD学生教育教学培训”“南通市特殊教育‘送教上门’专题研讨活动”等专业培训;还邀请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走进校园为老师们开设专题讲座。

将不断提升送教上门质量

特教中心校长徐志辉介绍,在送教老师们的耐心陪伴和不懈努力下,有多名学生逐渐适应社会、回归主流。现已有3人能较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在学校就读。小湍是一名自闭症孩子,家长原来一直让她待在家中。刚去小湍家时,她见到陌生人会大哭大叫或者躲进房间。在送教老师悉心指导下,孩子进步不小。小湍现在在学校培智部四年级就读,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做游戏,经常能听到她开心的笑声。

徐志辉说,送教工作不仅让残障孩子有了较大进步,学生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增添了信心,更对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让残障孩子周边的亲戚和邻居对特殊教育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送教老师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中,他们撰写了多篇论文或案例,将自己在送教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进行分享和推广。

“‘送教上门’是我国对于重度残疾儿童展开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安置形式,要努力让每个残障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徐志辉表示,将不断提升“送教上门”质量,拓宽送教渠道,打造更大的平台,深入社区、残疾人之家等场所,开展相对集中的送教服务,提升送教的频次;并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让孩子们同步参与课堂学习;送教队伍也要不断扩大,吸纳所在地区学校教师、社会志愿者、专业的康复师等,大力推动康教结合、医教结合的送教上门服务。(文中残障学生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尤炼

孙女离不开轮椅,爷爷在教室外当起陪读员——推着孙女去上学,我永不放弃

昨天上午,海门育才小学校园内书声琅琅,各班同学正在认真听课。而在二(1)班教室的后门外,却坐着一位老人,他不是学校过来听课的领导,而是该班秦瑶同学的爷爷——秦天明。从孙女一年级入学以来,他就一直陪伴左右,形影不离。

原来,秦瑶患有罕见的脊髓性肌萎缩,出行离不开轮椅。为了让孙女能够顺利上学,在学校的关照下,秦天明当起了陪读员。

家人陪她一起与病魔斗争

秦天明告诉记者,孙女6个月大时,家人发现她和同龄小朋友有些不一样,竖抱的时候她不会蹬腿,双脚软绵无力,这些异常让一家人紧张了起来,他们立即带着她跑遍了南通、上海的医院。在上海复旦儿童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

“医生告诉我们,这种病主要是因为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缺陷造成的,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只能终身坐轮椅,现有的医疗水平也只能延缓病情发展,并且生命周期不会很长。”秦天明说,这一消息对一家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上海求医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全国各地得该病的孩子很多,为了相互加油打气,还组建了专门的病友群,分享治疗信息。在进入该群后,一家人被这些顽强与病魔斗争的家长们感动了,他们下定决心:坚决不放弃治疗!

家人决定给她好的教育环境

就这样,每周家人会带着秦瑶去上海做两次针灸,不定期地去山东一家专门研究脊髓性肌萎缩的研究中心做康复训练,病情控制得还不错。



秦天明守在孙女的教室外。通讯员朱帅

一眨眼,到了2019年9月,秦瑶上小学的年龄,考虑到孩子身体的特殊性,家人原本打算把秦瑶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可是当他们来到学校参观后,发现秦瑶和那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她只是身体残缺,心智没有任何问题,把她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对秦瑶来说似乎有点不公平。考虑再三后,家人决定把秦瑶送到施教区的育才小学。

对于秦瑶来说,如何保证在校安全是最大的难题。在校方商量后,爷爷秦天明作出了决定,由他全程陪同秦瑶上学。“儿子儿媳都要去工作养家,老伴还经营着一家小超市赚点钱贴补家用,因为坐轮椅,缺乏运动,秦瑶越来越重,光是把她从教室座位上抱到轮椅上,就要耗费很多力气,家里我身体最壮实,所以是陪她上学最合适的人选。”

从此,育才小学的校园里,总能看见秦瑶坐着轮椅、爷爷同行的身影;总能看见教室外走廊里,爷爷专注陪伴的神情。

入学两年爷爷陪读风雨无阻

每周一至周五的早上7点,秦天明会准时从自己海南新村的家里赶到儿子海影新村的家里接孙女,帮孙女收拾好当天的书本、学习和生活用品后,带着孙女在七点半左右一同入校。

到了教室后,秦天明把孙女从

轮椅上抱到座位上,然后自己跑到教室外等待,晚上放学再同孙女一起回家。由于学校不是每一层都有厕所,在征得学校同意后,秦天明自带方便器和屏风,在走廊里帮孙女解决上厕所的难题。

上学近两年来,除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换秦瑶的爸爸妈妈来搭把手外,秦天明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孙女的陪读。“说不辛苦那是假话,但因为她是我的孙女,只要我有能力和体力,我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和她有个约定,我永不放弃,她永远坚持。”说到这里,秦天明的眼圈泛红。

对于秦天明、秦瑶祖孙俩,学校领导、老师、同学都格外照顾。为了方便秦天明等孙女,学校专门在教室外放置椅子给他歇息。考虑秦瑶的肌力不够,考试、做作业比其他同学慢很多,每次老师都为她单独延长一些时间。遇到不懂的题目,同学们也都会主动帮助解答。

爷爷的陪伴、家人的关心、学校老师同学的帮助,换来了秦瑶倍加懂事。她学习勤奋,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十。但凡谁送给她好吃的东西,她总会给爷爷留一份。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站起来,这样爷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采访中,秦瑶满怀期盼地说道。

本报通讯员 李丹丹 肖敏冬
本报记者 陈静



防范非法集资典型案例专栏

一夜暴跌30%、
一个月价格几近“腰斩”、
爆仓者两手空空……

近期,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激起围观者惊呼、投资者哀叹。从挖矿到交易再到融资,“币圈”乱象横生,监管整治已出重拳,投资者应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虚拟货币交易中风险隐患重重,其一是“庄家”设局操纵价格。业内人士介绍,包括比特币在内,绝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存在巨量持有者,他们坐庄操纵市场价格并不困难。“以某币为例,前10名持有地址拥有近40%的流通代币,只要巨量持有者目标一致,极易操控价格。”某虚拟货币海外交易平台负责人透露,5月19日该币最大跌幅超50%,距离此前价格最高点不到三分之一,很多投资人损失惨重。

暴涨又暴跌? 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重重须警惕!

其二是“空气币”屡禁不止。在政策重拳下,国内的首次代币发行(ICO)几乎肃清,但不少平台把交易转移到海外平台,发行宣传的主战场仍在国内,并想方设法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行充值交易。“最近狗狗币暴涨,我觉得人们对动物名字的币情有独钟,就又投资了柴犬币,短短几天上涨20多倍,可是近期价格暴跌,利润几乎全部回吐。”投资者刘鹏说。这些没有实物依托、不具备应用价值的“空气币”,一旦潮水退去,将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损失。

其三是杠杆交易放大投资风险。在虚拟货币剧烈的市场波动中,不少投资者加杠杆搏一搏试图“单车变摩托”,结果往往血本无归。今年1月,周先生携50万元资金进入币圈,没几个月账面资金就冲上300万元。而近期比特币连连暴跌,不甘心资金缩水的周先生孤注

一掷,加杠杆想抄底,却不料比特币再度暴跌引发爆仓,300万元很快全部“蒸发”。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交易数据显示,截至25日15时,过去24小时内有超过14万人虚拟货币杠杆交易爆仓,金额达46.41亿元。而19日晚,爆仓金额更是超过400亿元。

我国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带来的风险,及时预警,多次出台举措予以整治。尽管如此,一些人仍在观望,维持“矿场”经营;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仍能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行充值、提现、购买等操作。

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反弹。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相关协会联合发布公告,提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公告提示广大投资者应正确认识虚拟货币及相关业务活动的本质属性,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

商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的货币,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及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相关交易活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犯罪活动。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虚拟货币绝非“一本万利”的投资品,面对相关部门三令五申的提示和劝诫,广大投资者应增强风险意识,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市处非办整理自新华社新华视点